



野鸭河

YE YA HE · 徐 瑛 著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野鴨河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83年·合肥

内 容 提 要

染马庄大名鼎鼎的“海军司令”赵水龙，不美气的是学习成绩落在人后。暑假中，在外地工作的爸爸给他请来一位“小老师”，叫陶小钏。小钏是城市里的“洋姑娘”，水龙心里不服她，有意设置一道道生活难题捉弄她。后来，通过实践，特别是通过去野鸭洲考察野生动物时，经历一段鲁滨孙式的奇险生活的考验，赵水龙有了转变，认识到自己的不对，开始崇敬她，佩服她，直至不愿离开她。

小说塑造了陶小钏、赵水龙、瓜王爷和秀兰等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；在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画面中，穿插了传奇性的历史故事，情节跌宕起伏，生活气息浓郁。作品将文学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融合在一起，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，适合青少年阅读。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拉萨来信
- 第 二 章 两个“司令”
- 第 三 章 鱼儿咬掉了丁伯伯的胡子
- 第 四 章 西瓜是酸的
- 第 五 章 染马庄传奇
- 第 六 章 战 表
- 第 七 章 晨 雾
- 第 八 章 “君子协定”
- 第 九 章 长寿面
- 第 十 章 补 课
- 第十一章 野鸭洲
- 第十二章 探险记
- 第十三章 筑 巢
- 第十四章 神奇的“信使”
- 第十五章 喜盈门

第一章 拉萨来信

当一年一度的暑假到来的时候，颍州市医院家属院里的孩子们立刻插上了向往的翅膀，都想飞驰到一个新奇而又充满神话色彩的天地里去。孩子们不是不热爱这座生养他们的城市，他们对这座城市太熟悉啦！楼房呀，马路呀，城河呀，烟囱呀，公园呀……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他们都不止看过一千遍！一个十岁、十几岁的孩子，就象一个羽毛未丰、刚学跳枝的雏鸟，已经不满足于在生养它的窝巢里生活，向往着飞向广阔的天地！在他们看来，这座城市外面的世界更加神奇而有趣。每年，寒暑假即将过去，那些外出度假、满载而归的孩子，仿佛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神秘的色彩！即是一个平常拙嘴笨舌的孩子，这会儿也会变得巧嘴利舌的。“呱呱呱”，不知他（她）肚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新鲜事儿，仿佛潺潺的山泉，永远都流淌不完似的！有个到地质勘探队度假归来的孩子，活灵活现地向小伙伴们叙说了他在深山老林里的见闻。他讲了很多很多新奇动人的事儿，最有趣的是勘探队的叔

叔接着猴子睡觉的故事。他说，“八一”建军节那天，勘探队员们在山下一棵千年古松下聚餐。他们喝的是亳州酿的古井贡酒。这酒又浓又香，劲儿特别大。相传，这酒过去是专门酿给皇帝老子喝的。勘探队的队员们享受了封建帝王的待遇，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。当他们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每个人怀里都搂着一只毛茸茸的猴儿。调皮的猴儿今天可真叫老实，任你拧它的耳朵、打它的屁股，它们都不动弹呢。乖乖儿！猴儿今天为什么这般老实呀？后来勘探队的叔叔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：餐桌上喝剩下的两瓶酒不见了；而猴儿一个个醉眼朦胧，尖嘴猴腮上还散发着酒气。好个调皮的猴儿，原来它们偷喝了古井贡酒，跟勘探队的叔叔们共庆佳节，一醉方休啦！

在小伙伴们听了这个故事，一个个捧腹大笑、肚子疼得叫妈的当儿，那孩子又掏出一把五彩斑斓的矿石，分赠给在场的每一个孩子。有一个到乡下奶奶家度假的孩子，对这个孩子精采的表演显然不服气，当场吹嘘道：“你那故事有啥了不起呀？我在乡下奶奶家听到、见到的新鲜事儿，比你那故事精采多啦！”

“哈！不害臊，吹大牛！”

“谁吹牛呀？我讲的是真话！”

“不吹牛就讲给大伙儿听听！”

“讲就讲。不过，我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，保险你们都得大鸭蛋——”

“又吹！”

“你们猜猜，俺奶奶家那窝小鸡是公鸡抱的还是母鸡抱的？”

哈！想不到吹牛大王出了这么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题目。母鸡抱小鸡，天经地义，这还用得着问吗？

“不对！俺奶奶家那窝小鸡是公鸡抱的！”

乖乖儿！这不等于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吗？

“你们瞪眼、撇嘴干啥呢？听俺慢慢说嘛！过去呀，奶奶都是用母鸡抱小鸡——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法子。可是，这法子不科学：第一，母鸡只要一抱小鸡就不能下蛋；第二，母鸡带小鸡蚀耗大，猫啦，狗啦，黄鼠狼啦，甚至连大老鼠都敢偷吃小鸡娃儿。后来嘛，俺二叔想了个鬼点子：用尖嘴利爪的大公鸡抱小鸡。公鸡咋能抱窝呀？二叔先把公鸡阉割一下，然后用酒浸泡的糠窝窝喂它。就这样，鸡公公晕晕乎乎地就当起鸡婆婆来啦！”

嗨！你听这故事有多么新鲜！外出归来的孩子肚里谁没有三五个这样妙趣横生的故事呢？你讲一个，他讲一个，一个比一个稀奇古怪。而那些没有外出度假的孩子，此刻却只有咂嘴吐舌、暗自惊叹的份

儿！

城外是一个神奇奥秘的世界，市医院家属院里的孩子们谁不想在暑假里飞往那个世界去呢？更何况，生物老师还给他们布置了考察野生动物的暑假作业呢！

可是，十三岁的陶小钏（chuàn）却飞不出去。不是她不向往那个新天地，而是城外那个偌大的世界里没有她落脚、容身的地方。住在淮河岸边的姥姥、老爷，在妈妈还未从医学院毕业时就相继去世了。黄山脚下的爷爷、奶奶，也因为小钏生下不久，爸爸和妈妈离了婚，就和她们母女断绝了关系。爸爸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呢？是妈妈不好吗？不是，完全不是！不是小钏夸口，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爸爸和妈妈离婚是那场遭殃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的。妈妈说，本来她跟爸爸的感情是挺好的，可是，后来爸爸当了派头头，因斗“走资派”有功，调到省里当水利厅头头，就把妈妈和小钏抛弃了。

陶小钏是初中一年级的优等生。她不但各门功课都很“棒”，而且在市里举办的向“六一”献礼的活动中，她制造的“无线电遥控舰艇模型”，被评为一等奖。可是，在漫长的暑假里，她总不能老是一个人躲在家里欣赏那艘造型美观的舰模吧？再说，一天到晚关在家里不出屋，怎么能完成生物老师交给的考察野生动物的暑假作业呢？她多么想走出城去，到一个新

的天地里去长长见识呀！

妈妈很理解女儿的心情，有一次，故意悄悄地问她：“钊儿，你想到乡下去过暑假吗？”

“想，太想啦！可是，”她噘着小嘴，委屈地说，“我到哪里去呀？乡下一家亲戚也没有……”

“钊，你到染马庄赵奶奶家去吧。”

“赵奶奶是咱们家啥亲戚呢？”

“是……哎呀，鬼丫头，妈该怎么对你说呢？也许……将来……以后你会明白的。”妈妈红着脸，语无伦次地支吾道。

无亲无故的，到那里度暑假算什么呢？不去，陶小钊不去！

妈妈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心里仿佛隐藏着什么不可言喻的秘密。

陶小钊懂得“秘密”的词意。她知道，一个人心中的秘密，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。小钊是个文静、知礼的孩子，妈妈不愿说的事，她从不乱打听。

一天午饭后，妈妈到市医院外科门诊部值班去了。陶小钊躺在妈妈床上睡午觉。醒来后，她站在大立柜穿衣镜面前去梳头。就在梳头的当儿，她突然发现蓬松的黑发上少了一只珐琅质红发卡。那是一只象她这样年龄的小姑娘最喜爱的发卡！玫瑰色的红发卡配上淡绿色的彩绸蝴蝶结儿，你可以想象出把陶小钊

打扮得多么美丽动人！

小钏珍惜这只红发卡，不仅因为它美，还因为它是赵群叔叔千里迢迢从拉萨寄来的。赵叔叔原来也是市医院的外科医生，三年前参加赴藏医疗队；现在在拉萨创办一所卫生学校，帮助藏族同胞培养自己的医生。俗话说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。赵叔叔在数千里之外还想着陶小钏。小钏倘若把发卡丢失了，怎得起敬爱的赵叔叔呢？她以为发卡是睡觉时丢掉的，就急忙到妈妈床上去寻找。她揉皱了床单，弄散了被垛，把个整整齐齐的床铺翻腾得一团糟，可怎么都寻不到那只心爱的红发卡。就在她灰心失望的时候，忽然瞅见床头上的绣花枕头。她猜想，发卡一定压在枕头底下啦！陶小钏挪开枕头，未找到发卡，却发现一封从拉萨寄给妈妈的信。小钏不看信瓢，就知道是赵群叔叔写的。赵叔叔是经常给妈妈写信的。而且每一封都是写得老长老长的。那些信写得一定很有趣，要不，妈妈一接到拉萨来信，为什么就兴奋得脸蛋儿泛红呢？小钏是妈妈的心尖肉，可就是不让小钏看赵叔叔的信。哼，妈妈真自私，为什么不让小钏也分享一下看信的快乐呢？妈妈不让看，小钏偏要看！看看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小钏拿起信封看两眼，耳边仿佛响起了妈妈严厉的声音：“小钏，快将信放下，不许看！”小钏是个百依百顺的乖孩子，妈妈不许看，为什么还

要偷看呢？她犹豫一下，又把信封放下了。她望着鼓囊囊的信封，心里不由想：去年暑假期间，外出度假的同学给我写的几封记述外地见闻的信，哪一封没让妈妈看呢？只许妈妈看女儿的信，不许女儿看妈妈的信，天下哪有这个理儿？情理不公，人心难服哩！赵群叔叔信上写的一定是在西藏的见闻吧？是记述喇嘛寺的传奇故事？还是描写青藏高原绚丽的自然风光？要不就是介绍藏族同胞的风物人情？……哎呀，赵叔叔的信太有趣啦！要是将信上写的内容讲给同学们听听，准能逗得他们拍手叫绝呢！想到此，小钊第二次拿起那封信。可是，

就在她伸出两个细嫩的手指去掏信瓢的时候，她耳边又响起妈妈严厉的声音：“放下，不许看！”小钊又慌忙将信放回原处。她呆愣地盯着那封诱人的信，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：不许看——就要看——

不许看——就要看，就要看！强烈的好奇心终于促使她第三次拿起那封信。她勇敢而又胆怯地取出信瓢，展



开一看，不禁使她惊喜得“哎呀”一声，原来赵叔叔这封信就是写给她的：

亲爱的小钊：

暑假到了。你妈妈写信告诉我，你很想到城外什么地方去度假，而又苦于没有什么地方可去。叔叔给你介绍个地方好吗？在颍州城西北四十五里外，有个乡村名叫染马庄。老辈人为啥叫它这么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呢？相传在这个村庄发生过一段动人的传奇故事。庄南边有个五色塘。为什么叫五色塘呢？据说塘里水会变色：有时变青，有时变蓝，有时变黄，有时变红，有时变黑。一塘水为什么会变化那么多种颜色呢？这与上面说的那个传奇故事有关系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去打听打听就知道啦。染马庄的东边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，名叫野鸭河。野鸭河里有一个野鸭洲。洲子上有成群结队的野鸭。这里的野鸭也跟别处的野鸭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里的野鸭比别处的野鸭肯下蛋，而且飞不高，飞不远。孩子们到野鸭洲上去玩，不仅能捡到野鸭蛋，而且还能赤手空拳捉到野鸭呢！不过，孩子们都不轻易到野鸭洲上去，因为政府号召要保护野生动物呀！至于洲上的野鸭为什么下蛋多而

又飞不高、飞不远，这里面也有故事哩。

染马庄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汉，乡亲们都尊称他“瓜王爷”。瓜王爷不姓瓜，而姓王。因为他善于种瓜，大家才这样叫他。种瓜能称“王”，你可以想象出他种的瓜有多么甜，有多么可口！哎呀，写到这里，叔叔嘴里差点流出了口水。远在西藏的拉萨，叔叔多么想吃一块瓜王爷种的那沙凌凌、甜蜜蜜的西瓜啊！瓜王爷不仅善于种瓜，还装了一肚子曲折离奇的故事呢。你坐在马架子瓜棚旁，身边是绿茵茵的瓜蔓，头顶上飘游着棉絮般的白云；一面品尝瓜王爷种的瓜，一面听他讲故事，那才叫诗情画意哩！

染马庄还有一群天真可爱的小伙伴，最有名的是两个“司令”——海军和陆军司令。他俩都出在染马庄。染马庄好不威风呀！

海军司令是我的儿子（当然是你的弟弟），今年十二岁，大名叫赵水龙。赵司令勇敢、胆大，可就是学习差劲儿。五年级的学生啦，解不好逆水行舟那样的算术题。你是他的姐姐，到染马庄后要好好帮助他。陆军司令名叫丁三娃，一落地就是个豁嘴儿，所以 he 有两个挺不体面的尊号：一是豁嘴司令，二是翘鼻子司令。

这两个司令都是染马庄赫赫有名的人物，用

不着多介绍，你去后很快就认识他们的。

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，情况我就不多说啦。
去吧，小钊！我娘——你赵奶奶不知有多么疼爱你！

预祝

暑假愉快！

你的叔叔 赵 群

陶小钊读完赵群叔叔写的信，恨不得长上翅膀，马上飞往神奇的染马庄。染马庄太美啦！

可是，赵群叔叔为什么写信让陶小钊到染马庄度暑假？既然非亲非故，陶小钊的妈妈陶华又为什么同意让宝贝女儿到那里去？陶华为什么接到赵群的来信就兴奋得脸上泛红？为什么不许女儿看那些信？这些还都是个秘密。你想知道这些秘密吗？别心急。当你耐着性子读完这本书最后一页的时候，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掩卷叫道：“哈！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！”

第二章 两个“司令”

一天，公社小学通往染马庄的黄土大道上，尘土飞扬，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一支“军队”——这就是染马庄大名鼎鼎的两个“司令”领导的“队伍”！走在右边的是赵群的宝贝儿子——海军司令赵水龙。哈！赵司令驾驶的那艘“巡洋舰”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式舰艇：一条长板凳翻过来夹在屁股底下，双手握住“方向盘”——板凳腿，煞有介事地高呼着：“左满舵——舵满左！”乘风破浪，开起来比“阿波罗号”还要神气一千倍呢！

巡洋舰的左边，是陆军司令丁三娃。丁司令头戴柳条帽，脖子上卡着两根象驴夹板似的板凳腿——这是一挺重型“机关枪”！机关枪“哒哒哒”地响着。然而，那枪声既不清脆又不响亮，簌声呐气的，显然是因为“枪膛”里有什么地方漏了气。

你可别笑话染马庄两个司令出洋相，当年的新四军游击队，不就曾用一块红绸布裹着破笊帚冒充盒子炮，去缴获鬼子、汉奸的真枪吗？人家这是发扬革命

传统哩！

两个司令顺着黄土大道正在“急行军”。两只染着红、蓝墨水的破书包在他们身后晃晃悠悠，很不礼貌地拍打着“将军”们的屁股蛋。书包里的铅笔盒、小石子、破钉头什么的，猛烈地跳动着，不断发出噼哩叭啦、叽哩呱啦的撞击声。这当然应该叫做“仪仗队”演奏的军乐罗！

这时的黄土大道上，真正是人欢马叫，军乐阵阵，尘烟滚滚，好一幅壮观的行军图！

趁两个司令急行军的当儿，我们不妨仔细观赏一下将军们的尊容：海军司令赵水龙个头儿瘦小，鼻子、眼睛长得挺机灵。你莫看赵司令的仪表不怎么威武，水域里的十八般武艺，他却样样皆通哩。乡下孩子没经过正规的游泳训练，说不好那些正规的游泳术语，可是什么蛤蟆跳水、狗打扑腾、老牛大憋气、浪里滚龙……赵司令没有不会的。当然，他最拿手的一招就是扎猛子。一猛子扎进河，听不见水响，看不见波动，神不知鬼不觉，眨眼的工夫就出现在几丈远的水面上。水龙会划船，撑篙、划桨、摇橹、掌舵，他都能来一手。没这两下子，他有时就敢替丁大伯在野鸭河里摆渡啦？陆军司令丁三娃是个肥头大耳的胖墩儿。他是摆渡的跛腿丁大伯的宝贝疙瘩。本来，染马庄海军司令的那把“金交椅”应该是三娃坐的。怎奈

丁大伯俩口儿就这么个单根独苗的宝贝蛋，怕被龙王爷收了去，从小就严禁他下河玩水，也不准他到自己的船上去。丁三娃无缘当海军司令，便当上了陆军司令。他膀大腰圆，有一身好力气。在学校里，摔跤、拔河、顶砖头、投铅球……班里没谁能够比得过他。丁司令美中不足的是个豁嘴子。刚才机关枪声不响亮，原因也就在这里。

两个司令来到村口，正要兵分两路时，三娃向水龙低声问道：“喂，暑假里咱们的紧急联络信号——”

“三声狗叫！”赵水龙不假思索地接道。

“好不好！狗爱吃屎，脏死人哩。”三娃翘着鼻子说。

“那就学三声猫叫。咪啊呜，咪啊呜……”水龙叫着，扮个滑稽的猫脸相。

“好不好！猫吃老鼠，更寒碜人啦。干脆，拍三声巴掌吧！”不管狗叫、猫叫，豁嘴司令都学不象，所以他都不赞成。

水龙很能体谅陆军司令的难处，也就同意了。

三娃很得意，跳个高儿就往家里跑去。

水龙急忙向他喊道：“喂，还俺的机关枪！”

三娃摘掉脖子上的“驴夹板”，一甩手，扔了过来。

水龙接过板凳腿，安装好，规规矩矩扛在肩膀